

## 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中的叶嘉莹

宋文彬

邓广铭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20世纪40年代曾短期在复旦大学任教。邓先生的学术著作很多，其所著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，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，多次再版，数十年间，也曾作过数次修订，对于历史方面的考证，作得非常仔细，可以说，这本书是研究稼轩词最重要的学术著作。叶嘉莹先生在台大讲授词选课时，经常参考此书，因此对邓先生十分仰慕。

叶先生与邓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，叶先生应邀赴江西上饶参加一次纪念辛弃疾的学术会议之时。在那次会议上，有人提交了一篇论文，大意称稼轩做过多任地方长官，在带湖、瓢泉都建有房舍，一定是搜刮了民财。邓先生很不赞同此人的观点，他觉得这是对稼轩的污蔑。邓先生以为，稼轩绝不是一个靠搜刮民脂民膏来为自己建房舍之人，稼轩在当时所建造之屋舍，用宋代优待文臣的标准来衡量，实在算不上奢华。叶先生很赞同邓先生的观点。叶先生以为，稼轩乃极富生活情趣之人，他是以前人之眼光非常巧妙地设计自己的住所。稼轩曾作过一阙《沁园春》，题为《带湖新居将成》，词中写道：“东冈更葺茅斋，好都把轩窗临水开。要小舟行钓，先应种柳；疏篱护竹，莫碍观梅。秋菊堪餐，春兰可佩，留待先生手自栽。”稼轩要在房前栽上柳树，种上梅花，圈一围篱笆，而且还要亲手栽种菊花和兰草，他的房舍虽然很美，但这种美绝非雕梁画栋的奢华之美。稼轩所作《上梁文》中称：“抛梁东，坐看朝暾万丈红。直使便为江海客，也应忧国愿年丰。”古人在建房上梁之时，要把一些象征吉祥之物，抛到屋梁的四方，并且还要念诵一些祝词。“直使便为江海客，也应忧国愿年丰”，这绝不是贪官污

吏所能达到的境界。由于和邓先生的观点很一致，因此叶先生和邓先生交谈得很投机。

回到北京后，叶先生与邓先生时相过从，当邓先生读到叶先生论述唐宋诗词的文章及《灵谿词说》中收录的叶先生所作之《论辛弃疾词》一文后，十分欣赏，在其所作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（增订本）的“增订三版题记”之结尾处称：“题记到此本已结束，然而我却还想‘曲终奏雅’。从写作艺术到词语涵蕴，从隐婉到寄托，从意象到境界都置之不论，对于一本辛词笺注来说，总是令人遗憾的极大缺陷。这原也是使我多年以来极感尴尬困窘、经常耿耿于怀的一个问题。所幸是，在近十多年

内，我从各地的报刊上，读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叶嘉莹女士（华裔）的许多篇纵论唐宋诗词的文章，其中包括了论稼轩词的许多篇。其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，恢阔开廓，曲汇旁通，而又全都在反覆阐发其主题。”其后大段引用了《灵谿词说》中收录的叶先生所作之《论辛弃疾词》的原文，而且在“题记”文末称：“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，尽可能都亲自去阅读她（指叶先生）的这篇原作的全文，这主要不是为了‘奇文共欣赏’，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，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。”一位有胸襟、有度量的前辈学人对于有才华的晚辈学人的激赏之情溢于言表。

●老城厢旧影

## 右营前胡同

张  
建文并摄

位于老城里，东起中营前街，向北折西至大栅栏，北与右营东箭道南项家胡同相通，南侧与取灯胡同、北大水沟胡同相通，北、南侧共有三条分支，均为死胡同，全长约240米，宽4米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建房形

成胡同，因在右营守备衙门前，故名右营前。两侧均为砖木结构平房。照片摄于2003年6月。

## 现代足球落脚津门

王宗征

现代足球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舶来品，天津则是我最早引入和兴起现代足球运动的城市之一。

清朝同治年间，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在天津创办养正学堂，引入现代足球。1864年，又在养正学堂旧址建起了新学书院，教学及教材皆为西式，教师也多由英国人担任。虽然这个书院没有设置正规的体育课，但学生的课外活动则以现代足球为盛。

1881年，北洋水师学堂在天津建立，学堂总办严复将现代足球列入正式教学项目。1886年，天津武备学堂建立，也把现代足球列为体

育课内容。1902年，天津第一支现代足球队在新学书院成立。据称，这个学校的学生看了英法租界里的外国人进行的足球比赛，觉得足球运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，还可以培养团队和竞技精神，回到学校以后，便自发成立了一支由11名学生组成的足球队。不过，这些学生队员踢球时，脑袋上都盘着辫子，踢到高兴时，辫子会滑下来，拖在脖子上，人们称之为“辫子足球队”。

1908年前后，天津已有北洋大学堂、南开学校等多所学校建立了学生足球队，校际之间的足球赛也多起来，其中仍以新学书院的足球队实力最强，当时这个足球队出了被誉为“袁三响”的“铁脚后卫”袁庆祥，以及把守球门牢固、被称为“铁

门丁”的丁煦春等知名足球队员。

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天津现代足球运动已向工矿企业和民间延伸，当时津门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足球教练和裁判员，他就是南开学校的体育教师侯洛荀，他不仅球踢得好，而且精通足球裁判规则，执哨严格又公正，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既给中国足球队做教练和裁判，也常给外国足球队的比赛当裁判，得到中外足球队认可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20世纪20年代天津北宁铁路局成立了足球队，“北宁队”一度成为津门足坛霸主。1935年，以“北宁队”队员为主体的中华足球队，凭借高超的球技，在天津举办的有外国足球队参加的第六届“爱罗鼎”杯足球赛中一举夺得冠军，在天津现代足球运动史上写下辉煌一页。

## 恬佑祠溯源

曲振明

清代天津老城外闸口一带，曾矗立三座知名古刹，分别为弘仁庙（龙王庙）、恬佑祠与风神庙。其中恬佑祠、风神庙两座庙宇，被正式纳入大清官方祀典，地位超然。

恬佑祠俗称小圣庙，别称海神庙，主祀海神滕经。滕经为明代清河县滕蒿林村人士，赴顺天府应试途中，为减轻船载将书籍投入运河。因主考官嫌其家境贫寒未予录取，滕经愤而投河自尽。传说其后被龙王接入龙宫招为驸马，成为保佑运河的河神，被嘉靖帝敕封为“北河平浪小圣”，供奉庙宇别称平浪侯庙。闸口之庙始建于明代，主要供往来海河、海运入津的漕运民众祭拜祈福，最初名灵应宫，庙额由明天启年间朝廷亲赐。庙前石碑坊题字“海晏锡麻”，为明代潞王朱翊镠亲笔所书。

清顺治年间，河东盐坨复建一座盐坨平浪侯庙，以灵佑长芦盐业。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巡幸天津，每次都到闸口之庙拈香。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，赐名“恬佑祠”，并为大殿题匾“翁流顺轨”，书殿联“汇派协灵长功宣左辅；归墟资广利福佑东溟”。

## 倭瓜把儿上刻印

章用秀

民国时期，津门擅篆刻者很多，尤以穆云谷、王雪民、张穆斋声名最著，被誉为“津门三印人”。其中，穆云谷（1875—1938），字寿山，又名恒谦。其擅画山水、花卉，率笔点拂，颇有徐青藤遗意。篆刻尤有造诣，技法纯熟，各种刀法运用灵活，章法布局疏密得体、别具一格。有《寿山印谱》行世。

穆云谷根据刻章所用各类石料和铜、牙、塑等物性不同，创造了把倭瓜把儿晒干加工磨形治印技艺。此方法治印，不毁刀迹，坚固耐用。他还自制八宝印泥，用珊瑚粉精磨细研加工合成。题款盖章鲜艳无比，多年不变色。很多文友皆受其赠予。

穆云谷治印苍古拙重，颇为吴昌硕先生所赞许，称其为“金石妙手”，是以金石界有“南有吴昌硕，北有穆寿山”（即“南吴北穆”）之誉。

## 梅宝璐游幕

吴裕成

梅宝璐是清代天津诗人梅成栋之子。鼓楼名联，让津城历史永远记住他。《天津县新志》记其生平，“世其家学，终老诸生”。梅宝璐有过乡试的经历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他赋花甲初度诗：“功名甘谢马牛风”，自注“自咸丰戊午科即不应京兆试”。1858年岁次戊午，梅宝璐年逾不惑。诗集中有首《秋闱报罢》，当是40岁之前乡试所作。

60岁的梅宝璐写道，“卅年负米睽千里”，讲“自咸丰壬子饥驱出走，将及三十年”，说的是游幕生涯。梅成栋友石元善为官直隶，聘梅宝璐做幕僚。梅宝璐相从，正定、巨鹿，枣强、曲阳，遍历畿辅州县。

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石元善任蔚州知州。转年重修文昌阁即鼓楼，“不数月而葺事，顿复旧观”。梅宝璐《登蔚州城内文昌阁》诗：“乌桓旧迹防边靖，斗府联辉接地灵。表里关河崇杰构，巍然冠冕驻文星。”文昌阁是蔚州古城的地标建筑。梅宝璐在蔚州，两访浮图村，赋诗玉泉寺、释迦寺。浮图村现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这两座寺庙如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